

孫內翰北里誌序

唐翰林學士孫 棨 撰

自大中皇帝好儒術特重科第故其愛壻鄭詹事掌春
闈上往往徹服長安中逢舉子則押而與之語時以新聞
質於內庭學士及都尉皆聳然莫知自故進士自此尤盛
曠古無儔然多高梁子弟平進歲不及三教人由是僕馬
豪華宴游崇侈似以同年者為兩街探花使鼓扇輕浮仍
歲滋甚自歲初等第于甲乙春闈開送天官氏設春闈宴
然後離群索居矣近年延至仲夏京中飲妓籍屬教坊凡



孫內翰北里誌目錄

據言上有五段狎遊
妓管事附在卷末矣



海論三曲中事

巷陌居第
人情物態

天水僊哥

字降真善談謹能
歌令常為席糾

楚兒

字潤娘辨慧
有詩句可稱

鄭舉舉

巧談諧善令與
絳真互為席糾

牙娘

流筆超舉者性輕率
惟以傷人肌膚為事

顏令賓

舉止風流好尚甚
雅事笔硯有詞句

揚妙兒

為假母居
第最寬潔

長妓曰來兒

字逢仙
甚敏捷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次妓曰永兒 字齊卿婉約於來兒

次妓曰迎兒 乏風姿 掘諧謔

次妓曰桂兒 竅少窘於兒但慕美兒之為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以為假母 有女教人

長妓曰小潤 字子美 少有名

次妓曰福娘 字宜之 甚明白

俞洛貞 有風兒 且辨慧

次妓曰小福 字能之 甚慧點

王蘇荻 屋室寬博庖饌有序女昆仲教人亦頗善諧謔

王蓮蓮 字沼容微有風兒女弟小仙已下教輩輩皆不及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行之嫌

劉泰娘 粗有聲色北曲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游者人多不知之

張住住 小而敏慧能辨音律南曲所居卑陋有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

孫內翰北里誌

海論三曲中事

平康里入北門東回三曲即諸妓所居之聚也妓中有錚錚者多在南曲中其循墻一曲卑屑妓中所居頗為二曲輕斥之其南曲中者門前通十字街初登館殿者多於此竊游焉二曲中居者皆堂宇寬靜各有三數聽事前後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右對設小堂垂簾茵榻帷幌之類稱是諸妓皆私有所指占聽事皆彩版以記諸帝后忌日妓之母多假母也

俗乎為爆炭不知其因應以難姑息之故也

亦妓之衰退者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爲之諸女自幼丐育或傭其下里貧家常有不調之徒潛
爲漁獵亦良家子爲其家聘之以轉其厚賂誤陷其中則
無以自脫初教之歌令而責之其賦甚急微步退急則鞭
扑備至皆由假母姓呼以女弟女兄爲之行第率不在之
旬之內諸母亦無夫其未甚衰者悉爲諸邸將軍主之或
私蓄侍寢者亦不夫以禮侍多有游隨者於三曲中而爲
諸倡所養養俗號爲廟客不
知何謂也比見東洛諸妓射裁與諸州飲妓固不侔矣然其七
筋之態勸叅請之儀或未能去也北里之妓則對公卿與
舉子其自在一也朝士金章者始有叅禮大京北但能制
其早夫或可駐其去耳諸妓以出里艱難每南街保唐寺
有講席多以旬之八日相牽率聽焉皆納其假母一緡然
後能出於里其於他處必因人而遊或大納與同行則爲
下婢而納資於假母故保唐寺每三八日士子極多蓋有
期於諸妓也有一姬號汴州人也盛有財貨亦育數妓多
蓄衣服器用僦賃於三曲中亦有樂工聚居其側或呼召
之立至每飲率以三錢繼燭卽倍之

天水仙歌

天水仙歌字隆真住於南曲中善談諳能歌令常爲席糾

寬猛得其所姿容亦常常但蘊籍不惡時賢推尚之回鼓

其聲價耳故右史鄭休範仁表中各席上則詩曰巖推如何

下太清玉肌無脉大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願听雲和瑟

一聲劉暉登第年拾陸采求寧相國鄴之愛子自廣陸八

舉輜重數十車名馬數十駟時同年鄭室先輩翁之鄭室本吳人或

薦裴贖為東床因與名士相接素無操守粗有詞季乾符四年

裴公致其與暉同年因諂暉軍以求為揚慕不慎慮恨恨襲財利

又薄其中饋竟極嗜欲長安中天水之齒甚長於暉暉但

為時輩所昇升聞衆譽天水亦不知其研醜所由暉潛與天水計義每令

辭以他事重難其來暉則連增所購於終無難色會他日

天水實有所着不赴召暉殊不之信緡不已所由暉又利

其所乞且不忠告而終不至時有戶部府吏李全者戶部煉也居

其里中能制諸妓暉聞之使召之授以金花銀槿可之斤

許全貪其重賂徑入曲追天水入兜與中相與至宴所至

則蓬頭垢面涕泗交下褰簾一觀画使昇回而所費已百

餘金矣

楚兒

楚兒字潤娘素與三曲之尤而辨慧性七有詩句可称近

以退暮為萬年捕賊官郭鍛所納置於他所潤娘在娼中

任逸特甚反被拘繫未能悛心鍛主繫務又本居有正室
至潤娘館甚稀每有舊識過其所居多於窓牖間相呼或
使人詢訊或以巾牋送遺鍛乃親仁諸裔孫也為人異常
兇忍且毒知必極管辱潤娘雖甚痛憤已而殊不少革嘗

一日自曲江與鍛行前後相去十數步今版使鄭光業昌

時為補袞道與之遇楚兒遂去簾招之光業亦使人傳語

鍛隨之曰曳至中衢繫以馬箠其声甚寃楚觀者如堵光

業遙視之甚驕悔且其德不任矣光業明日特取路過其居

偵之則楚兒已在臨街牕下弄琵琶矣駐馬使人傳語已

特彩牋送光業詩曰應是前生有宿寃不期今世惡姻緣

蛾眉欲碎巨灵掌鷄肋難勝子路拳衿擬嚇人傳鉄券分

王有鉄券免死罪今未應教我踏金蓮曲江昨日君相遇當下

遭他數十鞭光業馬上取筆答之曰大開眼嫁莫言寃畢

世耳他也是緣無計不煩耳偃蹇有門須是疾連拳據論

當道加嚴箠便合披緇念法蓮如此興情殊不減始知昨

日是蒲鞭光業性踈縱且無畏憚不拘小節是以敢駐馬

報復仍便送之間者皆編頸鍛累主兩赤邑捕賊故不逞

之徒多所効命人皆憚焉

鄭舉舉

鄭舉舉者居曲中亦善令常章與隆直互為席糾而充傳
非貌者但負流品巧談諧亦為諸朝士所眷常有名賢醜
宴群數妓舉已者預焉今在諫王致君調右貌貂鄭禮臣

谷夕拜孫文府儲小天趙為山崇皆在席時禮臣初入內

度務誇不已致君已下倦不能對甚減歡情舉舉知之乃
不下籌指禮曰學士語太多翰林學士雖甚貴甚美亦在
人耳至如李璫劉允承雍章亦嘗為之又豈能增其聲價
耳致君以下皆躍起拜之喜不自勝致臣禮曰引蒲自飲

更不復有言於是極歡至暮而罷致君已下各取彩繒遺

酬孫龍為光狀元名隆文府弟為狀元在乾符五年頗惑之與同年候彰臣贊

杜寧臣彦雀勛美昭趙延吉光盧文舉擇李茂勳茂等

數人多在其舍他人或不入預故同年盧嗣業訴醜罰錢
致詩於狀元曰未識都知面頻輸復分錢苦心親筆硯得
志助花鈿徒步求秋賦持盃給暮饘力微多謝病非不奉

同年嗣業簡辟之子少有詞藝無操守之譽與同年非舊知聞又稱力窮不遵醜罰故有此篇內妓之頭角者

為都知分管諸妓俾追召自齊奉已降真皆都知也曲中
嘗價一席四顰見燭即倍新即君更倍其數故云復分錢
也今左史劉郊之崇及第年亦惑於舉已同年宴而舉已
有疾不來其年酒斛多非奉已還令同年李深之邀為酒

糾久覺狀元微哂良久及吟一篇曰南行忽見李深之手
舞如蜚令不疑任你風流兼蘊籍天生不似鄭都知

牙娘

牙娘者居曲中亦流輩超舉者性輕率惟以傷人肌膚事

為政破州夏候表中

澤

相國少子

維辭年自此貞
刺峽州不致任

及第中

甲科皆流知品聞者宴集尤盛而外郎性踈猛不拘言語
或因醉戲之為牙娘批澤頰傷其面頰甚翼日期集於師
門同年多竊視之表中因厲声曰昨日子女牙娘抓破澤
頰同年皆駭然裴公悅首而哂不能舉者久之

裴公瓚其
年主司

余今小天趙為山每曰宴席徧眷牙娘謂之郈君為山內

子子從母妹也甚明悟為山頗憚之或親姻中聞為山厲
意牙娘遂以告其內子他日為山自外歸內子謂為山曰
今日顏色甚悅暢定應是見郈君也為山愕然久之無以
答之亦終不敢詰其言之所來

顏令賓

顏令賓居南曲中牽止風流好尚甚雅亦頗為時賢所厚
事筆硯有詞句見奉人尺札祇奉多乞歌詩以為留贈五
彩牋常滿箱篋後疾病且甚值春暮景色晴和命侍女扶
坐於砌前顧落花而長歎數四因索筆題詩云氣餘三五

喘花剩兩三枝話別一樽酒相邀無後期因教小童曰為
我持此出宣陽親仁已來逢見新第即君及舉人即呈之
云曲中願家娘子將來扶病奉候即君因令其家設酒果
以待逡巡至者數人遂張樂飲至暮涕泗交下曰我不久
矣幸各制哀挽以送我物其家必謂求賻送其諸客甚喜
及聞其言頗憮之及卒將瘞之日得數書封其母拆視之
皆哀挽詞也母怒擲之於街中曰此豈教我朝夕也其隣
有喜羗竹劉馳使咄馳尚記其四章一曰昨日尋仙
子轎車忽在門人生須致此天道竟難論客至皆連袂隨
來為鼓盆不堪襟袖上猶印舊眉痕 二曰殘春扶病飲
此夕最堪傷夢幻一朝畢風花幾日逢孤鶩徒照鏡獨燕
懶歸梁厚意那能展含酸奠一觴 三曰浪意何堪念多
情亦可悲駿奔皆露膽營至尽齊眉花墜有開日月沉無
出期寧言掩丘後宿草使離 四曰奄忽那如此夭桃
色正春捧心還動我掩面復何人岱岳誰為道逝川寧問
津臨喪應有主宋玉在西隣自是盛傳於長安挽者多唱
之或詢馳曰采玉在西真是你否馳曰哂曰大有宋玉
在諸子皆知私於樂工及隣里之人極以為取逆相掩覆

降真因與諸子相令爭譴失言云莫倚居四既而甚有恨色後有與降真及諸子昵熟者勤問之終不言也

揚妙兒

揚妙兒者居前曲從東第四五家本亦為名輩後老退為假母居第最寬潔賓甚歛翁集 長妓曰萊兒字蓬仙貌

不甚揚齒不卑矣但利口巧言談諧臻妙陳設居止處如

好事士流之家由是見者多惑之進士天水光遠故山北之

与年甚富與萊兒殊相懸而一見溺之中不能捨萊兒亦

以光遠聰悟俊小尤諂附之又以俱善章程愈相之愛天

水未應奉時已相昵狎矣及應奉自以俊才期於一戰而

取萊兒亦謂之萬全是歲冬大誇於賓客指光遠為一鳴

先輩及光遠下第京師小子弟自南院徑取道詣萊兒以

快之萊正盛飾立於門前以俟榜小子弟輩馬上念詩以

譴之曰尽道萊兒口可憑一冬誇壻声名適萊安遠門前

見光遠何曾解一鳴萊兒尚未信應声嘲荅曰黃口小兒

口沒憑遂迭看取第三名孝廉持水添瓶于莫向街頭亂

梳鳴其敏捷皆此數類也是春萊兒題繼父不痊於光遠

京師以宴下第者謂之打魁繼光遠嘗以長句詩題萊兒室曰魚輪獸環

斜掩門簾已芳草憶王孫醉憑青鎖窺歸壽因擲金梭恼
謝鯤不夜珠光連玉匣辟寒欵影落瑤樽欲知明惠多情
態役尽江淹別後蒐美兒酬之曰長者車塵每致門長卿
非慕卓王孫定知羽翹難隨鳳却喜波濤來化鯤嬌別翠
鈿粘去袂醉歌金雀碎殘樽多情多病年應促早辦名香
與返蒐美兒辭離前有闌闌豪家以金帛聘之置於他所
人頗思之不得復覩美兒以敏妙誘引賓客倍於諸妓推
利甚後而假母楊氏未嘗優卹美兒因大詬假母拂衣而
去後假母常泣索於他賓次妓曰永兒字齊已鄉婉約
於美兒無他能令相國蕭司徒遣甚眷之在翰苑昨每知
聞為之致宴必約定名占之次妓曰迎兒既乏風姿之
又拙戲謹多勁詞以忤賓客次妓曰挂兒最少亦窘於
貌但慕美兒之為人雅於逢迎

王團兒

王團兒前曲自西第一家也

昨車駕返正朝官多居北里
鄭版使自得臺入京過洛中

云自常赴官已得合敬
書所居乃團兒舊舍也

已為假母有女數人

長曰小潤

字子美少時頗籍已者小天崔岳休

名徹本字似之
及第昨年二十
变化

年溺惑之所費甚廣嘗題記於小潤驛上為山所見

名就
今字

袞求近白小贈詩曰慈恩塔下新泥壁滑膩光華玉不如

求宰臨晉何事博陵崔四十金陵腿上逞歐書
垂休本第四十後改為四十一即四四之

入崔相也次曰福娘字宜之甚明白豐約合度談詰風雅且有

軀裁故天官崔知止侍郎嘗於筵上與詩曰名澹贈詩怪方在內庭

得清風送異香娉婷仙子曳霓裳惟應錯認偷苑客曼

倩曾為漢侍郎時為內庭戶部侍郎次日小福字能之雖乏風姿亦

甚慧黠子在京師與群從少年習業或倦悶時同詣此處

與二福还坐清設雅飲尤見風態子常贈宜之詩曰絲翠

仙衣紅玉膚輕盈年在破瓜初霞盃醉勸劉郎飲雲鬢慵

邀阿母梳不怕寒侵綠帶室每憂風奉倩持裾謾圖西子

長粧樣西子元未未得如得詩甚多煩以此詩為稱恹持

詩窓左右紅墻請予題之及題畢以未滿壁請更作一兩

篇且見戒無艷予因題三絕句如其自述其一曰移壁回

窓費幾朝指環偷解薄蘭椒無端聞草翰隣女更被招

將玉步搖其二曰寒透紅衣餉阿嬌新團香獸不禁燒

東隣起樣裙腰闊刺蹙黃金線幾條其三曰試共卿心

戲心語麗登堂連遣侍兒呼寒肌不柰金如意白懶為膏

即有無尚校數行未滿翼日詣之忽見自扎後宜之題詩

曰昔把文章邀勸人吟看好箇語言新雖然不及相如賦也直黃金一二斤宜之每宴洽之際常慘然愁悲爵如不勝任合坐為之改容久而不已靜詢之答曰此蹤亦安可迷而不返耶又何計以返每思之不能不悲也遂鳴咽久之他日忽以紅牋授予泣且拜視之詩曰日日悲傷未有圖懶將心事話凡夫非同覆水應收得只問仙郎有意無余因謝之曰甚知幽旨但非孝子所宜如何又泣曰某幸未係教坊籍君子儻有意一二百金之費爾未及答曰授予筆請和其詩予題其牋後曰韶妙如何有遠圖未能相

為信非夫泥中蓮子雖無染移入家園未得無覽之因泣不復言自是情意頓薄其夏予東之洛或醜宴於家酒酣數相囑曰此歡不知可繼否同泣下洎冬初还京果為豪者主之不復可見

曲中諸子多為富豪輩目輸一命於母謂之買斷但未免官使不復祇接於客

至春上巳日回與親知襖於曲水聞憐棚絲竹因而視之西座一紫衣東座一讓麻比座者徧重

反甲

麻巾對米盞

為糾其角二妓乃宜之與母也因於棚後俟其女傭以詢之曰宣陽綵纈鋪張言為街使郎官置宴張即宜之所主也時街使今坤為敬瑄二纓蓋在外艱耳及下棚復見女

傭曰來日可到曲中否詰且詣其里見能之在門因邀下馬予辭以他事立乘輿語能之團紅巾擲予曰宜之詩也舒而題詩曰久賦恩情欲託身已將心事再三沉陳泥蓮既沒移栽分今日分離莫恨人予覽之暢然馳回且不復及其門每念是人之惠性可喜也常語予本解梁人也家與一樂工隣少小常依其家孝針線誦歌詩總角為人所誤騁一過客云入京赴調選及挈至京置之於是客始而去初是家以親情接待甚至累月後乃逼令學歌令漸遣見賓客尋為計也遼所接嬖

遼蕭崇妻之無時蕭從事隆持其勢度支當因遂致其兄

及第 酒器飲博 於其家遂設焉 常宙相國子及衛增常待子所娶輸此家不啻千金矣間者亦有兄弟相尋便欲論奪某量其兄力輕弱勢不可奪無奈何謂之曰某亦失身矣必恐徒為因尤其家得數百金與兄乃慟哭永訣而去每遇賓客話及此嗚咽久之

俞洛真

俞洛真有風貌且辯惠頃曾出曲中直故左撥于公貴主許納別室于公珠尚廣德公主宣宗女也頗有資淑之譽從子悅冒其季父悅珠于公柄國時頗用事曾貶振州

司戶後改名應舉左揆為力甚切竟不得後投迹今左廣
令教門因中第遂佐十軍即出主之先通洛真而納之月
餘不能事諸媵之之間彰其迹以告貴主主即出之亦獲
百金遂嫁一胥吏未暮年而所有索盡吏不能給遂復入
曲勢胥一女亦當時絕色洛真雖有風情而淫治任酒殊
無雅裁亦時為席糾頗善章程鄭右史表常與詩曰巧製
新章拍拍新金壘巡舉助精神時時欲得橫波盼又怕回
籌錯指人離亂前兩日與進士李文遠渭渥之弟今改名
瀚其年初舉乘醉同詣之文遠一見不勝愛慕時日已抵

晚新月初升因戲文遠題詩曰引君來訪洞中仙新月如
眉拂戶前領取嫦娥攀取桂便從陵谷一時仙子題於搢
間訖先回間兩日文遠曰同詣南院文遠言前者醉中題
姓字於所詣非宜也回將撤去之及安上門有自所居追
予者曰潼關失守矣文遠不肯中返竟至南院及回固不
暇前約聳轡而歸及親仁之里已奪馬紛紜失回倉惶而
回遂乃奔竄回與文遠思所題詩真識詞也

王蘇蘇

王蘇蘇在南曲中屋寬博庖饌有序女昆仲數人亦頗喜

諧謹有進士李標者自言李英公勳之後久在大諫王致
君門下致君弟姪因與同諧焉飲次標題窓曰春暮花殊
遠戶飛玉孫尋勝引塵衣洞中仙子多情態留住劉郎不
放歸蘇已先未識不甘其題因謂之曰怪何何隨番郎君
莫亂道遂取筆繼之曰怪得犬獠鷄亂飛羸童瘦馬老麻
衣阿誰亂引聞人到番住青蚨熱趕歸標性徧頭面通赤
命馬歸光蘇已後見王家郎君輒詢熱趕郎在否

王蓮蓮

王蓮蓮字沼容微有風貌女弟小仙已下教輩皆不及但
假母有郭氏之癖假父無王衍之嫌諸妓皆櫻金持甚諧
其門者或酬酢稍不至多被盡番車服賃衛而返曲中惟
此家假父頗有頭角蓋無圖者矣

劉泰娘

劉泰娘北曲內小家女也彼曲素無高遊者人不知之亂
離之春忽於慈息寺前見曲中諸妓同赴曲江宴至寺則
下車而行年齒甚少粗有容色時遊者甚衆爭往詰之以
居非其所久乃抵眉及細詢之云門前一榜樹子尋遇暮
雨諸公分散甚暮予有事比去因過其門恰遇犢車返矣

遂題其舍曰尋常凡木最輕擣今日尋擣柱不如漢高新
破咸陽後英俊奔波逐喫塵同同人聞知詰朝詣之者結
駟於門矣

張住住

張住住者南曲所居卑陋有二女兄不振是以門甚寂寞
為小鋪席貨草到薑果之類住住其母之腹女也少而敏
慧能辨音律隣有尼佛奴與之同歲亦聰警甚相悅慕年
六七歲隨師於衆學中歸則轉教住住私有結髮之契及
住住將笄其家拘管甚切佛奴稀得見之又力窘不能致聘

俄而里之南有陳小鳳者欲權聘住住蓋求其元已納薄
幣約其歲三月五日及月初音耗不通兩相疑恨佛奴因
寒食爭毬故逼其窓以伺之忽聞住住曰徐州子看看日
中也佛奴竊動同姓傭書徐邱因私呼佛奴為徐州與日
中蓋五日也佛奴甚喜因求住住云上巳日我家踏青去
我當以疾辭彼即自為計也佛奴因求其隣采姬為之地
姬許之是日舉家踏青去而姬獨番住住亦燭一姬伴之
既而住住謂其姬曰我似拔也與我甚物喫任你看去姬
因祈之遂令具饌早飯與衣裳而已且戒之慎勿令家中

人見住住乃鍵其門同於東藩聞佛奴語聲遂梯而過佛
奴盛備酒饌亦延宋媪因為設寢所以遂平生既而謂佛
奴曰子既不能見聘今且後時矣隨子而奔兩非其便千
秋之誓可徐焉之五日之言其何如也佛奴曰以此我不能
也但願保之他日住住又曰小鳳亦非娶我也其肯可知
也我不負子矣而子其可便負我家而牽之乎子必為我
之計佛奴許之曲中素有畜鬪鷄者佛奴常與之狎至五
日因見其冠取丹物託宋媪致于住住既而小鳳獲以為
獲元甚喜又獻三緡于張氏遂往來不絕復舍住住之明

惠因欲加札納之時小鳳為平康富貴家車服盛甚佛奴
傭於徐郎不能給食母兄俞之隣里誡之住住終不捨佛
奴指堦井曰若逼我不已骨董一声即了矣平康里中素
多輕薄小兒遇事輒唱住住誑小鳳也隣里或知之俄而
復值比曲王團兒假女小福為鄭九郎主之而私於曲中
盛六子者及誕一子蔡陽撫之甚厚曲中唱曰張公喫酒
李公顛盛六生兒鄭九憐舍下雄鷄傷一德南頭小鳳納
三千爰之小鳳因訪住住微聞其唱疑而未察其與住住
昵者詩旦告以街中之辭曰是日前佛奴雄鷄因避聞飛

上屋傷足前曲小鉄炉因小福者賣馬街頭遇佛奴父以
為小福所傷遂歐之住住素有口辨因撫掌曰是何龔漢
打他賣馬街頭田小福街頭唱下舍雄鷄失一足街頭小
福拉三拳且雄鷄失德是何謂也小鳳既不審且不諭遂
無以對住住因大咤迨呼家人隨弄小鳳甚不自足住住
因呼采姬使以前言告佛奴奴視鷄足且良遂以生綿纏
其鷄足置街中召羣小兒共變其唱住住之言小鳳復以
住住家噪弄太已遂出街中以避之及見鷄跛又聞改唱
深恨向來誤听乃益市酒肉復之張舍一夕宴語甚推至

旦將歸街中又唱曰莫將龐大作音團龐大皮中的是

乾不怕鳳凰當額打更將鷄脚用筋纏小鳳聞此唱不復
詣住住佛奴初傭徐即即將甚憐之為致職名竟禪即將
終以札聘住住將建大弟而小鳳家事日蹙復不伴矣孫
內翰北里誌

後序

余頃年往長安中鰥居僑寓頗有介靜之名然忽率交友
未嘗辟避故勝遊狎宴常亦預之朝中之已謂予能立於
顏生子栳生之間矣予不達聲律且無耽惑而不免俗以

其道也然亦懲其事思有以革其弊嘗聞大中以前此里頗為不測之地故王金吾式令孤溥士瀉皆目其事繁歲罹毒手實昭著本末垂誠後來且又焉知當今無之但不值執金吾曲臺之泄耳

王金吾故山南相國起之子少狂逸曾昵行此曲遇有醉而後至者遂避之床下俄頃又有後至者伏劍而來以醉者為金吾也因梟其首而擲之曰來日更呵殿入朝耶遂據其床金吾獲免遂不入此曲其首家人收瘞之

令孤溥士瀉相君當推月當為貢士多往此曲有昵熟之地往訪之一旦忽告以親戚聚會乞輟一日遂去之瀉於隣舍密窺見母與女共殺一醉人而控之室後來日復再詣之宿中夜問女女驚而扼其喉急呼其母將共斃之母勸而止及旦歸告大京尹捕之其家已失所在矣以溥文事不可不具載於明文耳

頃年舉子皆不及此里惟新郎君恣遊於一春近不知誰何啓迪嗚呼有范梁俊谷之虞則回車返策者衆矣何危禍之感甚於彼而不能戒於人哉則鼓洪波遵覆轍者甚於作梟手後之人可以觀作規者當其制力乎所志者不

獨於...之談亦可垂誠勸之者也述才慧所以痛其辱
重廩也述誤階所以警其輕付也叙宜之所以憐極已之
惠也叙洛直所以誠上姓之容易也舉令貴所以念蚩
者輕財之高見也舉住住所以加碌也者有重讓之明心
也引執金吾與曲臺所以裨將來為范梁俊谷之虞也可
不戒之哉

據言述妓館五事

胡証尚書

勃同年裴晉公狎遊為人力所凌

裴思謙狀元

作紅箋名帝詣平康里并賦詩

鄭光業補袞

及第年微筵中器物吳妓母

楊汝士尚書

以其于知溫及第

鄭合敬輩

及第後宿平康里題詩

胡証尚書

胡証尚書質狀魁偉膂力絕人與裴晉公度同年公嘗狎
遊為...力士十許輩凌轢勢甚危窘公潛遣一介求救

於胡...卓貂金帶突門而入諸力士視之失色胡飲後
到酒一奉三鍾不啻數升杯盤無餘歷遂巡主人上灯胡
起取鉄灯臺摘去枝葉而合其跗橫置膝上謂衆人曰鄙
夫請非次改令凡三鍾引滿一遍三臺酒須尽仍不得有
滴歷犯令者一鉄蹄自謂灯臺胡復一舉三鍾次及一角舐者
凡三臺三遍酒未能尽淋漓建至並坐胡牽蹄將繫之群
惡皆起設拜叩頭乞命呼為神人胡曰鼠輩敢尔乞汝殘
命叱之令去

裴思謙狀元

裴思謙狀元及第後作紅箋名帑十數詣平康里因宿里
中詰旦賦詩曰銀釭斜背解鳴璫小語低声賀玉郎從此
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惹桂枝香

鄭光業補袞

鄭光業新及第年宴次有子女率患心痛而死同年皆惶
駭光業撒筵中器物悉授其母別徵酒器尽飲而散

楊汝士尚書

楊汝士尚書鎮東川其子知温及第汝士開家宴相賀營
妓...士命人與紅綾一匹詩曰郎君得意及青春蜀

國州... 不貧一曲高歌紅一疋兩頭娘子謝夫人

鄭合敬先輩

鄭合敬先輩及弟後宿平康里詩曰春來無處不聞行楚
潤相看別有情好是五更殘酒醒時七聞喚狀元聲楚娘
妓之尤者據北里誌楚兒字潤娘信非兩人此注為失矣潤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